

DUOQING

LEIMEIREN

多情累美人

郁达夫 王映霞的时代苦恋

台湾·袁琼琼、潘宁东◎著

一个多情的文坛才子，遇见了美丽纯情的名家闺秀，他为了得到佳人青睐，费尽心机，甘冒不伦的重婚罪名，苦苦追求，终让年轻貌美的名媛接纳他。

J247.57
308

83820

多情累美人

潘宁东 袁琼琼 合著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多情累美人/潘宁东, 袁琼琼著. —北京: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, 2001.7

ISBN 7-5057-1718-9/I·455 图字: 01-2001-2311 号

I. 多… II. ①潘…②袁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36315 号

书名 多情累美人
作者 潘宁东 袁琼琼
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经销 新华书店
印刷 北京海淀求实印刷厂
规格 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
9.125 印张 220000 字
版次 2001 年 6 月第一版
印次 2001 年 6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印数 1—10000 册
书号 ISBN 7-5057-1718-9/I·455
定价 18.00 元
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
邮编 100028 电话 (010) 64668676
合同登记号: 图字: 01-2001-2311

作者简介

袁琼琼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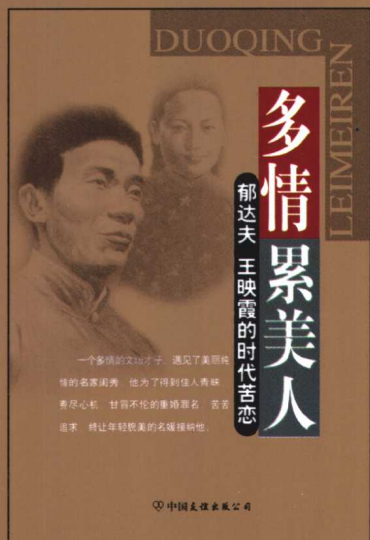
女，笔名朱陵，四川省眉山县人，1950年11月25日生。台北商职毕业，曾任《创作》月刊编辑，1982年赴美参加爱荷华“国际作家工作”坊，目前专事写作与编剧工作。曾获中外文学散文征选佳作、联合报小说奖佳作、联合报征文散文首奖、时报文学奖首奖等。著作：散文《红尘心事》、《随意》、《青春的天空》；小说《春水船》、《自己的天空》、《两个人的事》、《沧桑》、《又惊又暖的季节》、《袁琼琼极短篇》、《今生缘》、《苹果会微笑》、《情爱风尘》、《万人情妇》、《恐怖时代》等书。

潘宁东

男，福建省宁洋县人，1944年生。中山大学行政学系毕业、政大公企中心结业、澳洲Viva Institute研究。曾任：广播公司记者、节目主持人、编导；花莲县政府新闻股长、财团法人观察基金会新闻组长、人人广播电台节目部经理、太国影视公司节目总监、世新大学兼任法学教师。曾获新闻节目、个人技术编采、编撰等奖杯共七座。亚洲广播公会“最佳新闻节目奖”、“教育部”“教育文化奖章”等。

著作：散文《心灵的春天》。并曾改编中广广播剧《人间四月天》为小说，颇受好评。小说《回首碧雪情》。

责任编辑：吴昌荣



DESIGN
红十月工作室 RED OCTOBER DESIGN
TEL: 13901105614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■楔子

一九四〇年,第二次世界大战正方兴未艾,全世界烽烟四起,但是日军占领的南洋却反常的十分平静。习惯了占领军之后,新加坡人民又依旧过起家常日子来。才是五月,却已经热得不像话。热带特有的又烈又亮的太阳,正顶头直射着,地面给晒得炎炎生烟。红灯码头上挤满了远行的人潮,在热腾腾的地气里浮沉着,一个个鬼影一般。港口里停着的大油轮在烟尘里反射着阳光,白亮白亮,几乎看不清楚。

王映霞挤在人潮里,昨天一个晚上没睡,现在人昏昏的,尤其有一种游魂似的感觉。空气又热又湿,烘烘的漫着各式各样人的汗臭和体味,这些气味薰得她头晕。她觉得浑身黏黏的,巴在她身上的,好像不但是她自己的汗水,还有这些无以名之的气味。在新加坡住了一年多,无论是气候还

是人，她仍然不习惯。挤在人潮中，她觉得茫然，然而，现在一切只能靠自己了。

她不懂马来话，又看不懂马来文，只好紧跟着前面的人行动。看到前头的妇人掏出了船票，她也急忙掏出船票来。通过了票闸之后，她随着人潮，到了三等舱。三等舱是通铺，一群人挤在一块，地面上散乱地放着行李衣物。映霞什么都没带，她就是身上一套衣裳和口袋里两块钱。等船到了香港要怎么办，她现在还无暇去想，反正船到桥头自然直吧，她现在什么事也经过了，没什么好怕的了。

她坐在自己的铺位上，听着四周叽叽喳喳的马来话，忽然听到了一句中文，有个男人在喊：“王映霞！王映霞！请问这里有没有一个王映霞？”

映霞寻声看过去，在舱门口边走边问的是个穿西服的男人，映霞并不认识。可是她还是站了起来，扬声喊：“这位先生，你找王映霞是不是？我就是。”

那个人走过来了，远远的边走边打量她，到了面前，连忙堆起笑来：“王女士，我是《星洲日报》的人。”

听了他这句话，映霞猛地心头一紧。郁达夫是《星洲日报》的主编，该不会是他派来的人吧？

这人说：“是我们胡总经理叫我送东西来给你的。”他掏口袋，掏出个信封袋来，小心翼翼地递给映霞。“总经理说，请王女士一定要收下。”

映霞接过信封，打开来一看，里面是一叠星洲叻币。她忙推回去：“我不能收……”

对方没让信封推到自己面前，他略退两步：“王女士，我也只是奉命行事，你不收，我回去没法交代。再说，你往后，会有需要的。”

映霞没说话,这个人的末两句话打动了她,她眼眶里开始热热的。想不到,倒是不相干的人在关心她,照应她。

对方又说:“总经理说,你往后一切要靠自己了,请您要多保重。”

映霞苦笑,吁了口气,对他说:“我会的。麻烦你帮我谢谢胡总经理,就说……就说……”她觉得嗓子里哽着些什么,“……我很感激他,我这辈子不会忘记他帮的忙。”

《星洲日报》的人笑了。他说:“我会转达的。”

他转身走开。

映霞坐到铺位上,打开信封袋点了点,两百元叻币。不是大钱,但是这代表着船到了香港之后,她有余裕替自己安排一些事情。她把钱拿出来,包在手绢里,卷紧了塞在旗袍襟口。

对面铺位上的年轻女人正在奶她的小婴儿,她眼瞪瞪的看着映霞。映霞对她笑笑。年轻女人突然说:“你是王映霞?”

她说的是中国话。映霞有些诧异,那女人又说:“我是华侨,我看过报上登你们那些事的文章。”

映霞随即心一凉,不知道对方是善意还是恶意。

这女人又说:“我是同情你的,王映霞。我觉得郁达夫不对。一个男人嘞,怎么可以对老婆这样子咧!”

映霞不知道该如何回答,只好礼貌地微笑。这女人问:“你们是怎么搞的?不是自由恋爱吗?郁达夫写你们的那些书我都看了。他不是很爱你吗?怎么会变成这样呢?”

映霞没哼声,半天,才苦笑着说:“这些事不大愉快……对不起,我不大想谈……”

这女人同情地看着她,过一会问:“你就一个人吗?怎么都没有人来送你呢?”

映霞哦了一声,声音哽在嗓眼里了。她死命憋住要倾眶而

出的泪,尽量把声量放平缓说:“我不想麻烦别人……”

舱门口又进来了一堆人。妇人注意力随即转了过去,对映霞的关心就到这里结束,映霞趁机住口。妇人望着进入舱内的男人,随即哇啦啦用马来话喊了一堆。这名黧黑壮实的中年男人牵了两个男孩,一进来便挨到了对面铺位上坐下。

女人露出微笑,用中文对映霞说:“这是我先生。”她又转头跟丈夫用马来话说了一串。

映霞从那做丈夫的闪烁神情里,猜出他们在说自己。她不想待在舱房里,于是站起来,说:“我出去透透气。”那女人没理她,想必有不少闲话要跟她丈夫分享。

映霞出了舱门。甲板上一堆人和行李。她人腿和杂物中间挤过,站到了栏杆边。乘客仍在上船,岸边黑压压一群人,但是那里头没有她熟识的,也没有她关心的。

想起刚才报社的人来,她还以为是达夫派来的。为什么会这样想呢?难道她还希望他找人来求自己回去吗?还是她对达夫仍有余情,无法想象十二年的感情就这样说了便了?

这几年,跟达夫好好坏坏,但是,到哪里去,他那个人总挂在身上,气他也罢,恨他也罢,似乎自己跟他是无可割舍的。十二年来,这是第一次,映霞明白自己去的地方没有达夫在等她,她不用再为他气恼,为他心烦。

但是她对自己这种自由,一点喜悦的感觉也没有。

回想与达夫的这十二年生活,现在只觉得是一场梦,但是,不是值得回味的好梦,却是一团纠缠混乱的恶梦。到现在她仍然不懂为什么会变成了这样。

■第一章

最初知道郁达夫这个名字,是在女子师范学校的课堂上。

这年是映霞在学校的最后一年,学校里来了个新的语文老师,姓杨,他刚从北京大学毕业,常常在课堂上介绍一些新文学作家和他们的书。像胡适啊、徐志摩、郁达夫啊、林语堂、冰心、鲁迅、周作人、郭沫若……

杨老师的课很快风靡了女师范的学生,大家纷纷在课后看起新文学来。跟映霞最要好的刘怀瑜更是一头栽了进去,满口的新文学名词,什么“新月派”,“白话诗”,不时念着:“山风吹乱了窗纸上的松痕,却吹不散我心头的人影。”念完之后,还猛点头,赞叹不已地说:“强!真强!映霞,你说是不,胡适这首诗太美了,美得不得了!简直叫人心痛呢。”

映霞看她这模样，总忍不住发笑。这时候怀瑜就撞她一把，“笑什么笑！你等着瞧！等我毕业了，我就上北京去找他们。”

怀瑜的志愿是做新文学作家，她是千金大小姐，不愁吃不愁穿的，念书纯当好玩。映霞不一样，她父亲在两年前过世，一家人现在依着外祖父过日子。她母亲早就念叨着等她毕业了要找份工作养家活口。映霞知道自己的责任，素来对这些功课之外的闲书不沾不碰的。但是天天听着怀瑜在她耳边东一句西一句的，到底也还是听进了一些东西。

这天，正在上枯燥的教育概论，看着怀瑜十分专注地托着脑袋看课本，映霞就知道她准是又在看闲书。她看得神迷，连老师走到了她背后都没发现，映霞死跟她丢眼色也没用。等老师从她桌上一把抄起了她看的书来，怀瑜这才一震，回过神来。

老师把书抓在手里，翻了两翻，脸色沉下去。他问：“刘怀瑜，你这书哪儿来的？”

怀瑜嗫嗫嚅嚅道：“我……我买来的。”

老师说：“女孩儿家不学好，看这书干什么？”

怀瑜道：“报……报告老师，人家他是名作家嘅！”

“什么名作家？伤风败俗！写的东西不像话！”老师把那本薄薄的书三两下就给拆了，“你要再看这种书，我报到校长去，让你退学！”

怀瑜嘟着嘴，看着老师把她的书给撕成了碎片，大气也不敢哼一声。

等放了学，怀瑜要映霞跟她一块去买书，就是那本给老师撕了的。映霞问：“你不怕老师再发现了报你退学？”

怀瑜做个鬼脸：“我怕他？退学！退了正好！我上北京去念！”

映霞摇头：“你呀！”

怀瑜开始缠她：“跟我去买嘛！人家还没看完，不知道结局怎么回事，我晚上会睡不着觉的。”

“好吧。”

到了书店门口，怀瑜倒又不进去了，她塞了钱给映霞：“你去帮我买，就说是要郁达夫的《沉沦》。”

“你怎么不自己去买？”

“唉呀，我买过一次了嘛，我怕那老板认得我。”

“那又有什么关系呢？”

怀瑜不回答，瞪起大眼睛来：“王映霞，你算不算我的朋友？古人给朋友两肋插刀都肯，让你帮忙买本书，你就这么拖拖拉拉的？”

映霞无奈：“好吧好吧。”

她进了书店，在柜台前掏出钱来，跟掌柜的说：“我要买郁达夫的《沉沦》。”

那掌柜一听，抬起脸来，注意的上上下下打量她，看得映霞浑身发毛。

他问：“你买这书，是自己要看的？”

映霞不想跟他啰嗦，回了个“是。”

这掌柜的慢条斯理把身子靠到柜台上：“我们这也有别的书，你要不要看？有徐志摩的《自剖》，郭沫若的《女神》，鲁迅的《呐喊》，都是些好书，挺不错的。”

映霞摇头：“我只要买郁达夫的《沉沦》。别的书我不要。”

那掌柜怪模怪样的看了她一眼，摇摇头，沉痛地叹口气。进到店子后面去。半天，拿了书出来。脸色阴沉地交给了映霞。

映霞付了钱，拿了书走出来，一头雾水。只觉得这一切好怪。

怀瑜在街边看人家捏小面人，见映霞出来，忙过来问：“买到

了没有？”

映霞说买到了，又说：“那掌柜的好怪。”

怀瑜说：“就是嘛！所以我才叫你帮我去买啊！”

“是不是这书有什么问题？”

怀瑜把书当胸抱在怀里，直瞪瞪看她；“会有什么问题？喂，王小姐，这可是名著啊，郁达夫就是写这本书出名的。”

“那给我看看。”

“你没兴趣的。”

“谁说，我也想见识一下名著是怎么回事啊。”

怀瑜忽然笑了：“好吧，你要看就看。可是不要在这儿看？”

“为什么不要？”

怀瑜跟她做个鬼脸：“我是为你好啊，大小姐。”

这天晚上，临睡前，映霞把这本《沉沦》翻开来看。最初两句话就扣住了她的视线：

他近来觉得孤冷得可怜。

他早熟的性情，竟把他挤到与世人绝不相容的境地去，世人与他的中间存在那一道屏障，愈筑愈高了。

故事里的主角，作者没给名字，就只用了个“他”字。“他”是日本留学生，也不知道是不是作者的夫子自道，文章里写他三岁就死了父亲，家里头日子过得很苦，一直到他大哥从日本留学回来，在政府里谋了官职，家中生活才得到改善。

映霞觉得“他”的景况跟自己有点仿佛。她自己是十四岁上头失去了父亲，自此家道中落，不得不一家人傍着外祖父过活。外祖父很喜欢映霞，在父亲生前要了她过继为孙女，映霞因此由姓金改成了姓王。但是老人家已经上六十了，还得拖着老骨头

为着一家人的生计奔忙，映霞总觉得心中歉疚不忍。比较上，“他”是由年富力壮的长兄扶养，似乎又要比映霞的情况好得多。

“他”的大哥在“他”成年后，把“他”带到了日本去。文章里描写的这段时期，“他”是十九岁，正在上日本的高等学校。

一路看下去，映霞脸红起来了。

映霞下头有个弟弟，跟她差了五岁。一来年岁相差太远，二来男女有别，一向并不十分亲近，所以她是完全不了解年轻男孩会有些什么烦恼。而《沉沦》里的“他”，在日本生活，最大的苦恼，不是学业或生活上的，却是因为得不着爱情。

得不着一个知心知意的伴侣，这寂寞的心情，映霞能了解。但是，“他”的问题又还不是这样。

书里头写着：

薰风日夜的吹来，花儿渐渐儿的绿起来。旅馆近傍麦田里的麦穗，也一寸一寸地长起来了。草木虫鱼都化育起来，他的从始祖传来的苦闷也一日一日的增长起来，他每天早晨，在被窝里犯的罪恶，也一次一次的加起来了。

映霞并不知道他“在被窝里犯的罪恶”是怎么回事，但是隐隐明白那多半是见不得人的。

但是，再下去，郁达夫写得越发露骨了。

在“他”住宿的旅馆里，主人有个成年女儿，这女儿姿色不恶，因此就成为了“他”暗中恋慕的对象。有一天，旅馆里只有“他”一个人在，他在屋子里看书的时候，听到了隔壁传来了泼啦泼啦的水声。

他静静儿的听了一声，呼吸又一霎时的急了起来，面色也涨红了。迟疑了一会，他就轻轻的开了房门，拖鞋也不穿，蹑手蹑脚的走下扶梯去。轻轻的开了便所的门，他伫兀自的站在便所的玻璃窗口偷看。原来他旅馆里的浴室，就在便所的隔壁，从便所的玻璃窗看去，浴室里的动静了了可见。他起初以为看一看就可以走的，然而到了一看之后，他竟同被钉子钉住的一样，动也不能动了。

那一双深邃的乳峰！

那一双肥白的大腿！

这全身的曲线！

映霞觉得脸发热。她没想到这个郁达夫写得这么大胆。她有些怕看，又有点难为情，但是又觉得书里头有一些什么在吸引她，使得她很想看下去。

她心虚的抬起头来，四下看看，生怕母亲或是祖父会突然出现在自己背后。她忽然了解怀瑜在课堂上被老师发现时，为什么会脸色灰白像是见了鬼似的。

她继续看下去。

有一天，“他”带了本诗集到野外去读。正对着平原的秋色在胡思乱想的时候，“他”忽然听到了旁边有人在说话。

“今天晚上你一定要来的哩！”

这分明是男子的声音。

“我是非常想来，但是恐怕……”

他听了这娇滴滴的女子声音之后，好像是被电气

贯穿了的样子，觉得自己的血液循环都停止了。原来身边有一丛高大的芦苇生在那里，他立在苇草的右面，那一对男女，大约是在苇草的左面，所以他们两个还不晓得隔着苇草，有人站在那里。那男人又说：

“你心好好，请你今天晚上来罢，我们到如今还没有在被窝里睡过觉。”

“……”

他忽然听见两人的嘴唇，灼灼的好像在那里吮吸的样子。他和偷了食的野狗一样，就惊心吊胆的把身子屈倒去听了。

“你去死罢，你去死罢，你怎会下流到这样的地步！”

他心里虽然如此的在那里痛骂自己，然而他那一双尖着的耳朵，却一言半语也不愿遗漏，用了全副精神在那里听着。

地上的落叶索息索息的响了一下。

解衣带的声音。

男人嘶嘶的吐了几口气。

舌尖吮吸的声音。

女人半轻半重，断断续续的说：

“你……你！……你快……快点罢。……别……别被人……被人看见了。”

映霞“啪”地合上了书！这下都明白了。难怪老师要对怀瑜发火，难怪书店掌柜一再劝她买别这书……她想到自己那时候还懵懵懂懂的对书店掌柜说，这书是自己要看的，立刻脸上火一般的烧起来了。怪不得怀瑜不肯自己去买呢，她真是个呆子！

第二天，在学校里，怀瑜见了她，先伸出手来：“拿来！”

映霞装不懂：“拿什么来？”

“我那本郁达夫的书啊！”

“哦，那本书啊，我还没看呢，等我看过了我就还你。”

“你还没看？”怀瑜有些泄气，“我本来还想跟你谈谈你的看法呢。算了算了，我看你也不会有兴趣，你还是把书还给我吧。”

映霞憋了憋，还是忍不住开了口：“怀瑜，老师也说过这本书不好，我看你还是别看它了。”

“喂，那老头懂什么！人家郁达夫很有才华的！再说，”怀瑜做个鬼脸，“他自己都在看，凭什么不许我看！”

映霞愣住：“你从哪儿听说，老师在看这东西？”

“他要是自己没看，他怎么会知道里头写了什么！”

映霞想了想，问：“书里头，写的真是他自己的事吗？”

“当然是真的啊。郁达夫是留学日本的，日本人有这种写自己私事的传统，就叫做‘私小说’。郁达夫要是写的不是真事，就没意义了。”

映霞回想起自己看到的情节，脸上又烧起来：“可是……可是……怎么连那种事情……”

“什么事情？”怀瑜忽然恍然大悟，“咳，小姐，你看过了嘛，还骗我说没看！好啊，可给我逮中了。”怀瑜边捶她边嚷，“你赶快给我从实招来，看了多少？还有，王大小姐有没有看得春心大动哇！”

映霞不服气，“那怎么可能！他的书我根本看不下去！”她死命摇头。

“哟！那可怪了！看不下去还把书押着不还我？”

“我是想叫你也别看了！我觉得看他的书没什么好处，这个人怪不正派的。而且，我觉得他有点阴阳怪气。”

这是映霞对于郁达夫的第一印象。